



知名作家蝴蝶蓝、微笑的猫、李写意、风弄联合推荐
——这世界多么慈悲，因为它创造了我，这世界多么残忍，因为它终将我遗弃……

横扫台湾各大销售榜单
超人气大神作家闪灵
出道九年最热血激情的奏鸣！

从卑微到伟大，从贱民到英雄

这是一场交织着宿命与权利的游戏，
亦是一次浩瀚星河中的伟大征途！



XING YUN
WU YU
星
空
奏
鸣

闪灵◎著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云物语

XING YUN
WU YU

闪灵◎著

CMS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湖南出版集团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云物语 / 闪灵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38-8662-9

I. ①星… II. ①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125号

星云物语

编 著 者 闪 灵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猫 鬼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62-9

定 价 26.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庄园的奴隶父子	006
第二章	
激战吧，校园机甲大赛！	027
第三章	
从监狱到军校	057
第四章	
皇宫里的小病人	088
第五章	
联手吧，搭档！	119
第六章	
今夜星光温柔	150
第七章	
和你一起御敌！	181
第八章	
别了，我的殿下和帝国	214
第九章	
敌对中的异域求生	236
第十章	
谁是谁的俘虏？	264
番外	287
后记	294

<<< 楔子 >>>

偌大的皇城整肃一清，街上行人稀少，整个城市有种平日少见的安静，只有各家店面挂着的欢迎彩旗在寂静中微微飘动，准备迎接来自另一个星际空间的客人。

整齐的皇家侍卫队肃然无声，护卫在皇太子殿下和客人身后。皇家侍卫长伍德脸上面无表情，可隐约跳动的额头青筋却出卖了他紧张的心情。

大殿下身边的少年，是来自遥远的哥达星球外交官的独子，偏偏这位好奇的客人不愿走既定的路线，非要坚持参观贫瘠的贱民生活区，皇太子不加劝说便罢了，竟也颌首表示同意！

——穷苦肮脏的贱民区远在皇城外，距离遥远不说，谁知道那些贱民见到皇太子和客人时，懂不懂一点点基本的礼仪？

“弗恩殿下，听说您也在学习机甲驾驶？”身材挺拔的褐发联邦少年好奇地提问，琥珀色眼睛晶莹剔透，衬着鼻梁侧边几粒浅浅的雀斑，笑容迷人。

“是的，八岁时就开始了。”帝国大皇子弗恩·克伦威尔点点头，矜持的表情下，是遗传自美貌王妃的英俊面孔，对于十六岁年纪来说，他的面容显得端正到有些凌厉，而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更是显出一种和年纪不符的深沉。

“八岁？”联邦少年南卓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真是羡慕您，我最快要在明年才有可能摸到真正的机甲呢！”

“您的父亲位高权重，难道不能满足您？”大皇子殿下淡淡问。

南卓哈哈笑起来，阳光下，褐色的头发似乎染上了一层淡金：“我们联邦不存在这种特权哦！”

弗恩殿下礼貌一笑，点点头：“那真可惜。”





哥达星的少年微笑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真希望将来有机会和您切磋一下机甲对阵，昨天的射击比赛似乎有点意犹未尽呢！”

伍德队长敏锐地捕捉到了弗恩殿下脸上一闪即逝的不快。也难怪，在专业军方教练指导下，大殿下的射击成绩就算放到优秀军人中去，也绝对算得上卓尔不群。

可就在昨天，他和这位异邦少年之间，居然比出了两胜两负的成绩：离子步枪射击和镭射跑靶是殿下胜出，热线枪射击和抛靶点射却是南卓赢得了胜利！

眼前的景物渐渐失去了繁华，居民区露出贫瘠破旧，和富丽繁华的中心皇城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南卓脸上隐去了笑意，好奇地向四周东张西望。亲眼看到贵族们的奢华生活，再目睹这些破旧的贱民区，联邦少年的心里，还是有微妙的抵触和不满。

这种不满，在走进贱民区的户籍管理中心时，达到了顶峰。

“这、这是什么？”望着庭院中一地淋漓鲜血，南卓愕然发问。

宽阔的庭院中，竖立着几根粗大的木桩。四周燃烧的熊熊火盆、束缚在木桩上被紧紧堵住嘴巴的孩子，还有在一边神色痛苦的父母们，都让这里弥漫着阴暗和残酷。

木桩上绑着一个女孩，“刺啦”青烟冒起，她的肩胛骨下被烙上了一个烙印，焦糊的肉味立刻传来。虽然被毛巾紧紧塞住了嘴，可那女孩的身子还是剧烈地挣扎起来……旁边等候的母亲飞快扑过来，眼含泪水抱起了孩子，却不敢取下她嘴里的毛巾。

走上前，南卓一言不发地看着身边的木桩，那上面，正绑着另一个等待行刑的男孩，眼睛里溢满了泪。

蹲下身，南卓看着那男孩，一时间心里惊涛骇浪，涌动不停。

那是个过于漂亮的孩子，唇红齿白，黑幽幽的眼睛如同点漆。上身的旧衣服被扒开，吹弹可破的肌肤露出来一大片，是属于孩子特有的娇嫩和洁净。

察觉到眼前的沉默，他抬起了眼，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无声地看向眼前高他一头的少年。

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对于善意的感应，一直柔顺地听任摆布的孩子忽然大力地挣脱了皮索，扭身猫腰躲进了南卓身后，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大腿。

他柔软的童音口齿清晰，带着不谙世事的天真和信任：“大哥哥，大哥哥……不要让他们烫我呀。”

户籍管理员尴尬地看向了这群贵客，惴惴不安地伸手去抓那孩子：“出来，小兔崽子！”

伸出的手臂猛地被抓住了，面前褐发的阳光少年冷冷扣紧了他。

“你在干什么？”他收紧手腕，眼里充满愤怒，“这里是刑场还是地狱？！”

赶紧上前一步，侍卫队队长伍德恭敬地解释：“尊敬的客人，这不过是贱民们在八岁

时必经的入籍手续，烙下带有编号的印章，就可以取得帝国的贱民户籍。”

“哦？”少年眯起眼睛，冷不防地揪住他的衣领一扯，“让我瞧瞧你身上的烙印！”

伍德按在枪套上的手动了动，神色受辱：“尊贵的客人，平民和贵族身上当然不会有这种印记的！”

就在这时，远远站在一边的弗恩殿下声音传来：“伍德。”

悚然一惊，伍德抬头一看太子殿下冷冷的目光，忽然觉得灿烂的天空拂过了一丝乌云。

淡淡扫了南卓一眼，弗恩深蓝色的眸子里闪过微不可查的不快：“抱歉，让您受惊了，想来贵国是没有这些过于严格的律法。”

“严格？是严苛、残酷、没有人性吧？”南卓鼻子里发出一声再明显不过的嗤笑。

弗恩殿下抬起倨傲的下巴，轻描淡写道：“您是要和您的父亲一样，来我们帝国输出贵联邦的民主理念吗？”

看着他冷漠的眸子，联邦外交官的独子沉默了。

上一步，皇家侍卫长强硬地一把抓过了那个男孩，粗鲁地推搡到了木桩前，对户籍管理员命令：“继续。”

那漂亮男孩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安静地出奇，只是在被皮索绑住手腕的时候，微微瑟缩了一下。炭盆里，烙铁发出暗红的光芒，就在举起来的一瞬间，南卓忽然冲了上去，愤怒地再次抓住了那男人的手腕，一把摔开！

霍然回头，他昂首大叫：“皇太子殿下！贵国既然可以将贱民随意处置，那么我身为贵国上宾，有没有荣幸向殿下您要求一份礼物？”

讶然地回过头，弗恩殿下看着他：“他？”

热血的少年躬身行礼：“是的，我恳求殿下仁慈地将这个贱民赠送给我！”

弗恩殿下皱着眉头，看向了这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不由微微一怔。那孩子的脸孔是如此漂亮干净，眼睛是如此纯真透明，纵然冷漠如他，正午的阳光下，对着那张小天使一般的脸庞，心中也有那么一刹那的柔软。

他淡淡看着那孩子：“你怕痛？”

那男孩咬了咬娇嫩的嘴唇，洁白牙齿羞涩地露出来，冲着高大尊贵的皇太子殿下天真地点头：“是呀。”

“你求错人了。”难得地低柔了声音，皇太子板着面孔，“求我，我可以赦免你。”

远处屏息围观的贱民们纷纷惊羡不已。有了这句话，这孩子从这一刻开始，就可以幸运地脱去贱籍，这是几辈子修来的运气和福分！

可是，显然这孩子有点不够机灵，呆呆地仰头看了皇太子殿下会儿，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他低下头，又猫着腰藏到了南卓的裤腿后，伸出小黑脑袋蹭了蹭他，重复着先前的话：“大哥哥，不要叫他们烫我呀……”

伍德好笑又好气，赶紧上前把他强拉出来：“快，跪下求皇太子殿下赦免你，那才是你该去求的人！”

用力地摇摇头，那孩子完全没有察言观色的能力，抬头看了弗恩殿下一眼，似乎被他身上洒满的阳光刺到了一般，只越发用力地抱紧了南卓的腿，活脱脱像只可爱的树袋熊。

哈哈一笑，褐发的高大少年顺势举起了他，让他骑在了自己肩头：“殿下请千万不要生他的气，小孩子是天生能分辨善意和敷衍的动物啊。”

被他高举在肩上，那孩子发出了一声惊叫，抓住了南卓柔软的头发的，清脆地咯咯笑起来。

面无表情地逆光站着，帝国皇太子终于点点头：“好，我谨代表父皇同意你带走这个贱民。”

露出由衷的欢喜，南卓举着男孩大笑起来：“嗨！小家伙，你不用被烫了，高不高兴？”

就在这时，旁边闪过一个满面胡须的中年男人，犹豫地伸出手：“小苏，快点下来……”

锐利的眼光扫视了那男人一眼，弗恩殿下发话：“你是他的父亲？”

看着面前的贵客，那瑟缩的父亲眼神里，有极其古怪的神情一闪而过。

“放心啦！在我们联邦，你们一定过得比这边好。你的孩子可以上学，接受平等的教育，这些都可以！”南卓鼓励地看着他，笑嘻嘻的。

那男人忽然噗通一声跪倒在地，用力叩首：“殿下！小民是帝国的子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不愿去什么联邦……请殿下收回成命！”

吃惊地张大嘴巴，南卓像看着怪物：“喂！你宁愿看着孩子受烙铁之苦，也不愿背井离乡，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不理睬他的责问，那男人只卑微地重重叩首不停。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弗恩转眼看着南卓：“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坚持带走他们？”

南卓呆若木鸡，慢慢将那孩子放下肩头，他蹲下身，平视着那男孩。孩子的睫毛尤其长，遮着眼睛的时候，有点男女不辨的美丽。

“嗨，真的抱歉……”南卓苦笑着。

瞪大了眼睛，那男孩不明所以，怔怔地看着眼前两个神色不同的高贵少年。

据说越是漂亮的贱民，越是有着低人一等的智商。看着那漂亮得近乎天使般的脸，

侍卫长伍德在心里叹息。

再次被紧缚在粗大木桩上，那块通红的烙铁紧紧按在肩胛骨上时，那男孩猛然迸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尖叫，小小的身体痉挛起来！

“JAC10589号贱民。姓名：澈苏。”户籍管理员移开烙铁，在身份证明上盖了鲜红的帝国户籍印章，送到了那父亲手里。

微微颤抖着手，中年男人把孩子紧抱在了怀里。那男孩却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不停痛哭号叫，而是紧紧闭着眼睛，虚弱地趴在父亲肩头。

“为了你们对帝国的忠诚，我将奖励你们。”看着这对贱民父子，皇太子殿下明显有些高兴，“赏赐他们一千约尔币。”

沉默地看着他们，联邦少年没有再开口。是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前进时，外人根本无法扭转，也无法令其偏离原先的轴心。

离开那座洒满鲜血的院落时，来自联邦的外交官独子南卓再一次顿住了脚步，回头看向了那个小小的身影。

他身边，英俊而高傲的帝国皇太子弗恩也鬼使神差地驻足不前，皱着眉头，看着那个小小的麻烦发源地。

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无常的命运齿轮已经悄然转动，在苍穹中静静凝视他们。

那时候，他们也都不知道，多年后他们俩回想起这一幕时，都会那样心痛如绞，无法呼吸。

阳光下，帝国四月的清风里，那小小的男孩睁开被泪水浸湿的黑眼睛，虚弱地望向了远处的两个少年。

那一年，帝国贱民澈苏八岁，帝国的皇太子殿下弗恩和联邦高官的独子卓南，都是十六岁。

距离他们三个人再一次相见在浩瀚的星空，还有整整十年的光景。





第一章

庄园的奴隶父子

“小苏，乖……还疼不疼？”悄声地哄着，澈安用胡须轻蹭儿子那苍白的脸颊。烙铁烙下时，烤焦了附近的血管，也封住了汹涌血流，孩子的脸色并非来自失血，而是因为持续不断的巨大疼痛。

轻哼了一声，澈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失神地看了看父亲，软软地撒娇：“爹，疼哩……还是疼。”

“乖，忍一忍……以后不会有这种事了，爹向你保证。”

“嗯……”有气无力地点点头，小澈苏迷迷糊糊地问，“爹，今天那个大哥哥说，要带我们去联邦，那是哪里？”

中年男人抱着他往集市尽头走去，沉默了很久才答：“那是异乡，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小澈苏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个大哥哥是那里来的，对不对？”

“是的，那里和这里不太一样。”男人温和低语，“没有贵族和贱民之分，没有人需要受烙铁之刑。不过——那里太远了，我们得留在这里。”

忽然停下脚步，他轻声叫：“小苏！看这个，喜欢不喜欢？！”

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小澈苏一看见眼前的东西，就拼命地举起手揉了揉眼睛。

熙熙攘攘的集市边，玩具店的橱窗里，一排机甲模型摆放在那里。黝黑、亮银的金属色泽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只要按下启动控制，就可以凭空活动或者飞翔起来。

小澈苏挣扎着跳下地，全然忘记了肩膀上的伤痛。扑到玻璃橱窗前，他的眼睛像是一块小小的黑宝石，流动着光彩。

“爹！”他喜悦地叫，小手指着那些模型，“好棒哦，好像会动！”

“是的，护甲都可以拆卸，关节也都可以转动哦。”

“哇，哦！”小澈苏张着小小的嘴巴，目不转睛。

低头看看儿子娇嫩的嘴角流下的口水，澈安忍俊不禁。从怀里掏出那袋刚得到的赏





赐，他抱起儿子踏进了店门。

皱眉看向这衣衫破烂的父子，店主的眼光落在了小澈苏那裸露在外、刚刚被烙的肩头。

“喜欢哪个？”中年男人轻声问。

“嗯……”伸手指了指一架飞行战甲，再把手伸向另外一架黝黑的野外机甲，小澈苏苦恼地蹙紧了秀气的眉峰，太眼花缭乱了！

澈安宠溺地笑笑：“老板麻烦您，这两种都拿出来给孩子看看。”

店主脸上是明显的不屑：“贵重玩具，不能随便看的。”

抬眼看看他，中年男人的眼光微微一冷，精光四射：“我们是要买。”伸手掏出沉甸甸的钱袋，他摆放在柜台上。

黄彤形的钱币散落在柜台上，店老板的脸色好看起来。一口气拿出来四五种玩具，笑嘻嘻的：“这都是刚进的，小弟弟喜欢不喜欢？”

小澈苏左右开弓，紧紧地抓住了两个，只差没把黑漆漆的眼珠子盯到柜台里。

“老板，这几个我都要了，一共多少钱？”中年男人看向老板。

“原价一共425约尔币，既然都要，就打折到400整好了！”

可爱的小澈苏仰起头看着店老板，伸手指着最大的那个模型：“可是这个是坏的啊！”

“小孩子懂个屁！”店主满脸通红，“这个是做工最好的模型！”

“可是，真的是坏了啊。”小澈苏用手轻巧地碰了碰那机甲的膝关节，“你瞧。”看上去威风八面的机甲模型被他轻轻一点，猛地一头栽倒，发出了沉闷的钝响。惊叫了一声，店主慌忙冲过来：“哎呀，小鬼你干了些什么！赔，你们弄坏的！”

“我儿子只是碰了一下而已。”中年男人直起腰，把他快要指到鼻梁上的短手指推开。

“贱民就是贱民。”店主鄙夷地看着小澈苏肩头血肉模糊的烙印，“小崽子的手也这么贱！”

中年男人眼中锐光一闪：“这个模型质量如何，你自己心里有数。”他三两下掰开那玩具腿部的关节，露出里面的孔洞：“这种粗制滥造、少了一个联动杆的玩意，卖给哪个客人都不会回来找你退货吧！”

一眼看见那男人冷冷的眼光，店主忽然打了个寒战，悻悻地把那几个机甲模型放在盒子里，再把那个坏机甲随手扔过去：“算了，今儿就便宜你们。这个给你路上玩！”

“嗯，谢谢大叔！”没被他那恶劣的态度吓到，小澈苏冲着他真心实意地笑，“我会好好对它的哦。”

父子俩踏上归家路途时，夕阳已经泛出了橙红，把儿子背负在身上，生怕颠疼他肩膀

的伤口，中年男人的脚步放得格外轻。

“小苏怎么知道那个模型是坏的呢？”四周集市吵嚷声渐淡，天地间清风四起。

“嗯……”迷迷糊糊地应着，小澈苏紧抓着黑黝黝的新玩具，“声音啊，敲上去，空洞洞的……”

肩膀的疼痛和渐渐袭来的困倦，终于将他拖入了沉沉的睡意。

四年后。

皇城郊外，霍尔庄园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张灯结彩。成群的女佣穿梭在豪华的客厅，侧边长桌上，整齐摆放着精美的冷盘和燃烧的烛台。

和熙熙攘攘的前厅相反，庄园后面的下人房里，灯光极其昏暗。一间小屋子里，厚厚的窗帘拉起来，帘后是一片明亮温暖的灯光。

“这本书我看完了，爹。”小澈苏跃跃欲试地，翻看着父亲手边的一堆书籍。

微笑地看着儿子，澈安随手挑出《金属材料热处理》和《天体简要》：“你先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再问我。”

他精准地拆开了农机用机器，开始维修。不一会，房间里充满了机油的味道，轴承和齿轮咬合的声音响起来。

过了一会，澈苏从书本上抬起小脑袋，指着几个互相制动的齿轮：“这里可以精简掉一个吧？”

澈安笑看儿子：“怎么精简？”

“这样啊。”随手把其中一个齿轮取下来，小澈苏比划一下，“不过这两个齿轮的直径好像不太对哎。”

澈安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用力在他白里透红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好样的！就是故意看你能不能发现呢”

得意地咯咯笑着，小澈苏躲闪着父亲扎人的胡茬，手就像一双小小的穿花蝴蝶，很快，那些机器部件就被他完美地组装完毕，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得意地看着爹爹，小澈苏甜甜地笑起来。父子俩的头凑在一起，在厚厚的窗帘上映出一幅温馨的剪影。

就在这时，门上忽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澈安？”

赶紧打开门，澈安迎上前：“珊历大婶，这么晚了什么事？”

“小少爷安迪叫澈苏去前厅陪他玩呢。”慈眉善目的厨娘珊历乐呵呵地冲澈苏招招手，扬起一块奶油糕点，“来，小澈苏最乖了。”

笑嘻嘻地接过奶油杏仁饼，小澈苏一口塞到嘴巴里：“谢谢珊历婶婶！”做出一个哭脸，他撅起嘴巴：“一定要去吗？您能不能说找不到我呢？”





珊历大婶疼爱地拍拍他的脑袋：“这孩子！窝在这里又热又闷的，有什么好玩？”

站到小少爷安迪身边时，澈苏已经换上了崭新的下人服，黑裤白衣，袖口处镶着手工精美的花边。好心的厨娘把澈苏的小脸擦得干干净净，光洁的脸上微泛出一点少年特有的粉色来。

远道而来的温赖特伯爵是今天的客人，年纪约莫五十多岁，身材臃肿，一双眼睛精光四射，带着天生的傲慢。一直到目光无意间落到一个年纪很小的少年身上，他才眼前一亮。

那显然是这庄园里的仆人，黑漆漆的眼睛迷蒙地盯着远处，好像魂魄飘在九天之外，一张干净漂亮的脸庞上，秀气的鼻梁已经显出少年的俊美来。

温赖特伯爵看着他端着银餐盘发呆的样子，眼睛眯了起来。用眼光示意那边站立的主仆二人，他笑道：“男爵大人，那边是您的三少爷？”

“是的，正是犬子。”笑眯眯地答话，霍尔男爵看着一身华服的儿子。

“哦，令郎举止很是风度翩翩嘛。”温赖特伯爵似乎很遗憾，“犬子对待下人就往往过于暴躁，我担忧会有损他身为贵族的风度。”

霍尔男爵笑道：“这必然不怪令郎，我们都知道那些贱民是多么蠢。”

温赖特伯爵忽然走过去，饶有兴趣地看着澈苏：“我瞧这个下人很伶俐懂事，不如就请男爵大人转赠给我家犬子吧。”

从发呆中清醒过来，小澈苏迷糊地看了看四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对危险的天生感应，已令他悄悄退后一步，避开了面前那道锥子般的目光。

犹豫了一下，霍尔男爵看了看安迪惊诧的脸，小心赔笑着：“伯爵大人，这个佣人年纪尚小，不如我再挑个年纪大一点的送给令郎……”

温赖特伯爵截住了他的话，声音阴沉：“不，就要这一个。——我喜欢年纪小一点的。”

踏前一步，他冷冰的手指不由分说抚上小澈苏的脸。

愕然往后一躲，澈苏晶亮的眼睛蓦地瞪大了。飞快地抬起胳膊，他皱着眉头，用力拿衣袖擦了擦自己的脸！

看着那小佣人唇红齿白的漂亮面庞，霍尔男爵心中一紧，隐约想起了这位伯爵大人私生活的一些荒淫传言，一时间汗如浆出。

他不露声色地让笑容堆满了脸：“好的好的，过两天您起程时，我就叫这小佣人随您一起。”

……

“澈安？”急促的敲门声再次响起，胖胖的厨娘珊历眼泪掉了下来：“澈安，不好了！”

“大婶你慢慢说，怎么了？”诧异地从农机旁走过来，精壮的中年男人开口问。

“你家的小澈苏不知怎么被那伯爵大人看中了，要了去呢！”胖厨娘慌张道，手不安地搓动着。

沉吟一下，澈安苦笑：“我们贱民的确是可以被主人们送人的吧。”

焦急地跺了跺脚，珊历大婶把他拉到一边，小声地嘀咕几句：“我偷听到别人说，那个伯爵大人，根本就是一个变态的恶魔啊！”

一边，小澈苏讶然抬头，明澈的眼睛里全是不解。

晃了晃呆滞的中年男人，珊历大婶出着主意：“你赶紧去求求老爷吧，不然小澈苏他……”

胖厨娘哽咽起来，“据说那位伯爵大人家里，常有漂亮的贱民男孩女孩悲惨死去，悄无声息地就被埋了啊。”

快到午夜，庭院里一棵大树上，忽然飞出一只夜惊的鸟雀，发出不祥的凄惨鸣叫。灰惨惨的阴影里，中年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被命运击垮了脊梁。

……一片黑暗里，两父子相拥而坐，懂事的小澈苏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和怯懦的外表不同，那手一直稳定而有力，成片的茧子粗粝却温暖，让忐忑不安的他终于感到了些安心。

不知过了多久，把沉沉睡着的小澈苏放在了床上，男人望向了窗外一团漆黑的夜。他的眼睛亮得惊人，有如伦赛尔星球上最偏远的戈壁滩上孤独的星光。

夜晚的豪华客房里，温赖特伯爵躺在浴缸中，惬意地享受着精油的芬芳和水浪的按摩。四周烛光摇动，映在蒂凡尼雕花玻璃上，似乎有丝丝凉风，他打了个寒战，疑惑地回头看了看浴室的门窗。

没有问题，关得很严实。他裹着宽大的浴巾跨出了浴缸，来到了雕花大床上，惬意地躺了下去。敞着睡袍，脑海中想着白天见到的那美貌男童，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到了胯下，轻轻哼叫起来……

重重叠叠的窗帘帷幔忽然轻轻一动，似乎有风。

老伯爵的手越来越快，呻吟也越来越急促，而就在他身子颤抖、就要冲上顶峰的那一霎，某种奇怪的感觉蓦地抓紧了他。浑浊的眼神无意识地睁开了，却在下一刻死死瞪向面前。

而他的呻吟也猛然停顿，就像凭空被什么锋利的无形之物割断！

清晨朝阳升起，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贵宾还没有起身的迹象。

敲了敲卧室厚重的橡木房门，很久没有回应，下人们鼓起勇气撞开了紧闭的房门。短暂的沉默后，女佣发出尖锐的惨叫，趴在了门边剧烈地呕吐起来！





雕花大床上，伯爵大人睁着空洞的眼，沐浴在暗红色的血海里，胸口一个致命的血洞！纷乱的床单被鲜血染得通红，衬着雪白花纹，显出对比强烈的残忍。

不过十几分钟，神色紧张、全副武装的皇家警察和宪兵队掌控了整个庄园，开始全面搜寻罪案的蛛丝马迹。

随着侦破的进行，专案组的头目们脸色越来越难看。

门是从里面拴上的，窗户是歹徒唯一的出入路径。可是，草坪外的摄像头居然被人提前破坏，庄园昂贵的安全监控系统也遭到入侵。

案发现场找不到任何可疑痕迹：凶手隐去和销毁了指纹及脚印，从动手者的身手看，肯定是专业的杀手或者军人。

专案组的头儿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地带走了昨晚巡逻的守卫，又开始严厉地盘查佣人们。

惊恐的庄园一直到黄昏才安定下来，紧紧拉着小澈苏的手，胖厨娘珊历低头吻了吻小澈苏的脸，微笑出来：“你这个幸运的小家伙！”

后院里，父子俩住的房间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澈安漆黑的身影立在门前。大约是得知了今天这桩惊人的谋杀，他遥遥地向儿子伸出手来：“澈苏，来。你安全了。”

把小澈苏交到那个安静的父亲手中时，珊历大婶却怔了一下。这父子俩忽然给她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是什么呢？她一时想不出来。

逼仄的下人房里，澈安搂着一言不发的儿子，端坐在黑暗里。良久之后，小澈苏轻柔的声音响起来：“爹，那个伯爵大人……他死了。”

“嗯。”含糊地回应一声，澈安将他搂得更紧，“你怕不怕？”

小澈苏微微打了个寒战：“怕……昨天，那个伯爵大人摸我的脸。”

细不可闻地叹口气，澈安看着他：“这些贵族的手，的确很脏。”

认真地看着儿子的脸，他的眼光变得深沉：“不过小苏要记住，就算不幸被这种人弄脏了脸，也要学会暂时忍一忍，知道吗？”

想了想，小澈苏皱眉道：“可是，真的很难受啊。”

澈安一笑，笑容有点狡黠：“那爹先教小苏一个办法，以后再遇见这种讨厌的事，可以这样——”

他拉下衣袖把手藏在里面，然后又伸出来比划了一个竖中指的手势：“这个动作可以稍微出出气。不过记得要偷偷藏在袖子里做，不可以让人看见。明白吗？”

有模有样地依葫芦画瓢做了一下，小澈苏把中指竖了又缩，缩了又竖。

“嗯，就是这样。”看着他灵活的手指，澈安温柔地笑，“记住，表面上可以妥协，心里强大就可以了。”



时间荏苒，转眼之间，又过去了四年。

又是一年春天，伦赛尔星球的皇城南郊，著名的皇家工程学院坐落在明镜般的洛果湖畔。几乎囊括了全帝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所只对帝国贵族和优秀平民高材生敞开的贵族院校，迎来了它的新学期。

贵族学生居住区，一座独门公寓的厨房里，一个少年站立在冰柜前，拿出了十几只野生火烈鸟蛋。

整齐地将它们放置在操作台上，他的手开始转动其中的一个，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在他飞快的动作下，十几只鸟蛋全都旋转起来，很快，台面上只能看到一团团犹如幻影的圆！那少年顽皮地在那些鸟蛋上猛地一点，鸟蛋疾速停顿，整齐地停止了转动。

慢悠悠地挑出来一个，少年喃喃道：“小笨蛋，你散黄了吧？”拿起蛋往碗里一磕，稀拉拉的散蛋黄果然流了一碗。

从冰柜里拿出一盘培根和生菜，他打开灶台，蓝莹莹的火苗蹿出来。不过十几分钟，一盘色香俱全的培根蔬菜蛋卷已经码放在了骨瓷餐盘上。

门口传来了钥匙开门声，一个不高的青年出现在门前，浅红褐色的头发很是浓密，懒洋洋的声音传来：“澈苏！”

应了一声，那少年端起培根蛋卷跑到餐厅，飞快迎上去：“少爷您回来啦？”

趿上软麂皮拖鞋，安迪少爷咬牙切齿：“是啊，这学业真是难得变态！再不去上自习，难道每一次你都帮我去考试？”

忽然气不打一处来，他伸手拿起身边的厚书，冲着小下人身上打了几下：“这都怪你！要不是你这个怪胎，我怎么会被招进这所变态的学校来！”

低眉顺眼地低着头，十六七岁的澈苏没有分辩，也没有躲闪。

瞪着眼看了他半天，安迪少爷哀嚎了一声，沮丧地丢开了手里的书。

“少爷，吃宵夜吧。”澈苏殷勤地递上了银色刀叉，飞快地跑进了浴室，哗哗的水声响起来，“少爷，洗澡水放好啦！”

安迪少爷心满意足地吃着宵夜，夹起一个培根卷，不由分说硬塞到他嘴里：“你也给我吃一个！”

被噎得翻个白眼，澈苏眼泪差点漫了出来。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安迪少爷哈哈大笑起来，随手甩过去一份报告：“帮我做吧。”

答应了一声，澈苏收起餐桌上的餐具，把那报告放在餐桌上，两眼炯炯地看起来。

身后浴室，安迪少爷的头探出来，不放心地叮嘱：“不准做得太完美！每次帮我做那么棒，然后考试我自己都去考不及格吗？白痴，八十分就好！”

呆了一下，澈苏弯起嘴角，微笑起来：“好的，少爷。”

躺在温热的浴缸里，安迪少爷百无聊赖地叹了口气：到底是不学无术的自己是白痴

